

开国将领丛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中央人民政府國旗

内卫铁拳

罗瑞卿大将

黄瑶 著



由罗瑞卿负责保卫工作，毛泽东对自身安全很放心，常开玩笑说：“天塌下来不怕，有罗长子顶着。”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开国将领丛书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内卫铁拳 罗瑞卿大将

黄瑶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卫铁拳：罗瑞卿大将 / 黄瑶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203-08959-9

I. ①内… II. ①黄… III. ①罗瑞卿 (1906~1978) -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4797 号

内卫铁拳：罗瑞卿大将

著 者：黄 瑶

责任编辑：吕绘元

装帧设计：谢 成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1010mm 1/16

印 张：23.5

字 数：38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5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959-9

定 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楔 子 / 001

第 一 章 吉娃子 / 003

第 二 章 中学时代 / 007

第 三 章 上下求索 / 013

第 四 章 到红军中去 / 020

第 五 章 第二次大难不死 / 027

第 六 章 红四军政治委员与保卫局局长 / 031

第 七 章 长征路上 / 039

第 八 章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 045

第 九 章 到敌人后方去 / 057

第 十 章 出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 063

第十一章 难忘的太行山 / 072

第十二章 在“谈”和“打”两条战线上 / 086

第十三章 由被动到主动 / 093

第十四章 驰骋晋察冀热绥 / 108

第十五章 在平津战役中 / 115

第十六章 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 126



- 第十七章 镇反运动的指挥员 / 133
- 第十八章 在隐蔽斗争战线上 / 143
- 第十九章 高饶事件和肃反前后 / 150
- 第二十章 为公安队伍的建设夙夜操劳 / 159
- 第二十一章 生活和情操 / 166
- 第二十二章 在大跃进中开展安全运动 / 177
- 第二十三章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 183
- 第二十四章 席不暇暖的总参谋长 / 196
- 第二十五章 林彪对罗瑞卿产生猜忌 / 212
- 第二十六章 从学雷锋到比武 / 225
- 第二十七章 林彪否定比武,提出突出政治 / 243
- 第二十八章 罗瑞卿和许多将领不赞成否定比武 / 251
- 第二十九章 林彪对罗瑞卿的两次“试攻” / 260
- 第三十章 林彪、叶群对罗瑞卿的“迂回包抄” / 272
- 第三十一章 罗瑞卿同林彪的最后一次见面 / 284
- 第三十二章 叶群杭州之行和上海会议 / 292
- 第三十三章 叶群胁迫吴法宪制造伪证 / 306
- 第三十四章 从召开三月京西宾馆会议到三一八 / 315
- 第三十五章 炼 狱 / 326
- 第三十六章 转 机 / 336
- 第三十七章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 347
- 1994 年版后记 / 366
- 2014 年版后记 / 367



楔子

1927年9月,在武昌四川会馆一间阴暗潮湿的下房里,放着张铺板,上面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汉子。他头枕一床破被,由于个子高,脚伸到了铺板外。苍蝇不时落在他的脸上,但他无力驱赶,因为他得了伤寒,已经昏迷多日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听到了窗外榆树上知了的聒噪和房内几只苍蝇的嗡嗡声。他睁开双眼,看到的是斑驳陆离的天花板和萧然的四壁,再看自己,大病缠身,只剩下皮包骨。他感到绝无活的可能,想以自杀结束痛苦,但却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

这个汉子就是日后被毛泽东称为“天塌下来不怕,有罗长子顶着”的罗瑞卿。此刻,他正在难中,已经奄奄一息。

早在7月间,他还在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编的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时就病了。教导团到九江,被张发奎缴了械。他硬撑着跑到武汉,碰到了同学冯开琮,在靠近四川会馆的一个小旅馆落了脚。此刻两个人身上都没有钱。冯开琮去找蓝腾蛟,蓝腾蛟曾在打夏斗寅时当过两人所在团的团长。蓝腾蛟给了他们一人十块钱国库券^①。就在这时,罗瑞卿发起了高烧。冯开琮陪他去了仁济医院。医院诊断说得了伤寒,要住院,还要隔离,须预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冯开琮罄二人之所有,交上二十块国库券加一点零钱,同时答应所欠款项一俟四川寄来即补上,这才把罗瑞卿送进了病房。开头几天,冯开琮还常到医院来看

^①192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的短期贴现债券。



望,因为医院一见冯开琮便催欠款,几天后,冯开琮便不敢再来了。医院见罗瑞卿交不出钱来,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让车夫将罗瑞卿拉回他原来住的小旅馆去。小旅馆的老板见人已病成这个样子,自然是不收。车夫只好再把罗瑞卿拉回医院。医院知道罗瑞卿是四川人,让车夫将他拉到四川会馆去。车夫怕会馆的人也不收,便悄悄地把罗瑞卿背到那间小屋内,把医院扣除车钱外多给的十二个铜板掖在罗瑞卿枕的被子下面,带上房门便走了。

此时此刻的罗瑞卿不仅病治不了,连一口水也喝不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中国旧小说中有不少英雄落难的故事。《说唐演义全传》中的秦琼落难,可以卖马;《水浒传》中的杨志落难,可以卖刀。但罗瑞卿此刻是既无马,也无刀,只能是躺在那里,卧以待毙。

然而,罗瑞卿并没有死。原来,在会馆看房子的一个姓熊的师傅偶然发现了他,给他端来了一碗粥,吃了这碗粥,罗瑞卿又缓过劲来。在熊师傅的照料下,他的身体奇迹般地慢慢好转了。罗瑞卿一生中有三次大难不死,这是他第一次大难不死。

第一章 吉娃子

罗瑞卿大难不死的经历一生共有三次，但要说他所经历的坎坷那就多了。佛家把生老病死都说成是苦。罗瑞卿的母亲生他时是难产，说得上是苦。而对罗瑞卿来说，降生到人间，迎接他的既有灾难，又有苦。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今南充市舞凤乡双女石村）人。舞凤乡在南充县城以北，东面依傍碧绿的嘉陵江，沿江是茂密的竹林。诗人常把竹子迎风起舞形容为凤尾萧萧。罗瑞卿的故乡起名为舞凤乡，或许与此地多竹有关。

中国不少骚人墨客喜竹。宋代的苏东坡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清代的郑板桥喜画竹，因为他认为“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君子之豪气凌云，不为俗屈”。他还曾写过一首咏竹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诗颇似罗瑞卿的遭遇和性格。

罗瑞卿的祖父叫罗盛于，是个地主，在当地可称大户。他中年去世后，三个儿子分了家，妻子蒲氏随最小的儿子罗春庭生活。罗春庭就是罗瑞卿的父亲。

罗瑞卿的母亲姓鲜，外祖父鲜锦堂是南充北乡有名的大户，在南充城里买了房子，开着绸缎铺。1905年同罗家结亲，可以称得上是门当户对。

第二年麦收时节，鲜氏要分娩了，可是几天几夜也没有生下来，开始鲜氏还在呻吟，几天以后，声音越来越小，罗蒲氏怕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派长工把亲家母接来。到阴历闰四月初九，孩子仍未生下，于是又用轿子请来了当地一位有点



名气的接生婆。接生婆摸了摸鲜氏的肚子,说:“孩子还是活的。”两亲家这才算松了一口气。接生婆一边洗手一边问:“要大人还是要娃儿?”按照惯例,这时要给接生婆洗手钱。如果大人、小孩都要,价格是一对银镯子。亲家母不敢怠慢,赶紧将一对银镯子从女儿手上退下来,交给接生婆,同时连连说道:“大人、娃儿都要。”罗蒲氏看到银镯子落入接生婆之手,有点心疼,埋怨亲家母说:“你咋个这么快当?”鲜氏的母亲瞪了她一眼,反问一句:“是人要紧,还是东西要紧?”

说话间,接生婆已经接生下了娃儿,此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孩子刚出世不会哭,打了几巴掌才哭出声来。孩子落生时,脐带缠在身上,很像是武装带。有人就说,这娃儿将来是要当兵的。由于他是由接生婆接到人世间的,小名就叫接娃儿。在四川话中,“接”、“吉”同音,为了讨个吉利,又叫他吉娃儿。

然而,他的诞生并未给家里带来什么吉利。他的父亲罗春庭是个“耍哥儿”,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没有钱了就卖地卖家具。而母亲由于生罗瑞卿时难产,伤了身子。以后又接连生了十二个孩子,但只活了七个。在罗瑞卿的记忆里,母亲一直用她病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家。她除了侍奉婆母和不争气的丈夫、抚育子女外,还要掌管家里人不敷出的经济。劳累和疾病使她心力交瘁,以致常大口大口地吐血。

罗瑞卿幼年时曾与一个弟弟同时染上天花。罗春庭夫妇各自照看一个。罗瑞卿的母亲衣不解带,日夜守护着罗瑞卿,不让他搔破水疱。结果罗瑞卿不但养好了病,而且周身奇迹般地未留下任何疤痕,而罗瑞卿的弟弟在他父亲的照看下,却留下了一脸麻子。罗瑞卿敬爱母亲,对父亲却没什么感情。

罗瑞卿六岁入一姓袁的地主家的私塾读书,十一岁时,外祖父将他接到鲜家沟自己家的私塾读书。

罗瑞卿的外祖父鲜锦堂是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平时省吃俭用,购置了不少土地,同时还投资工商业。但由于在官场上没有靠山,曾经挨过官吏的敲诈。他平时比较吝啬,但舍得在培养大外孙身上花钱。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感到把女儿嫁给没出息的窝囊废罗春庭,亏待了女儿,要在培养外孙上做一点补偿。二是鲜锦堂虽有三个儿子,但老大早死;老二去上海学医,一去不返,同家里断绝了关系;老三还小,鲜锦堂便把振兴家业、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在罗瑞卿身上。

罗瑞卿比较聪明,在私塾念那么一点书,根本不算一回事。他有大量的时间在外面耍,很快便结交了一群小伙伴。他戴有一个银项圈,小伙伴们谁想戴他就摘下来给谁戴。他常和小朋友们玩一种叫“赶臭牛”的游戏,每人拿一根竹竿当球杆,用一个竹疙瘩当臭牛,也就是球,然后大家用竹竿去赶这个臭牛,把臭牛赶进对方的窝(在地上挖的洞)里为胜。他对这个游戏如痴如醉,可以忘掉吃饭,忘记回家。他还常把小伙伴们领进外公家的花园去耍,或是领到外公家的苞谷地里去吃甜秆。外公家有一个姓何的管家不满于这个“外少爷”的胳膊肘往外拐,常跑来干涉。因他长得又干又瘦,罗瑞卿和小伙伴們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斑鸠”。有一天,孩子们正在苞谷地里吃甜秆,“老斑鸠”跑来把孩子们割草用的背篋没收了。但到了晚上,罗瑞卿又悄悄地把背篋给小伙伴们送了回去。

由于罗瑞卿慷慨大度,不欺负弱小,在玩耍时又常常能玩出新花样,他又比同龄的孩子高出半头,因此他很快便成了孩子王。鲜家沟山坡上有一块石碑,石碑下就是他常发号施令的地方。小伙伴们很愿意听他调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1920年,罗瑞卿十三岁时,入大林寺城北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当时是寄宿学校,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这所学校不把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当作主课,而是开设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体育等课,这使罗瑞卿增长了新知识,开阔了眼界,开始懂得了要关心国家大事。

入学以后,给罗瑞卿印象最深的课是第一堂体育课。以往在私塾上课都是在屋内,而这一堂课却是在操场上。听说还要打球做游戏,罗瑞卿十分兴奋。站队时,他个子最高,站在第一排头一名,用企盼的眼光看着张耀琴老师,就等着他下命令好痛痛快快地耍一耍。但一开始张老师并没有让大家去跑去跳,而是讲了东亚病夫的来历。罗瑞卿听得十分恼火。从此,他便不再把体育仅仅当成是好玩的事了。他决心锻炼身体,以雪国耻。后来,他学了历史、地理,得知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的蚕食鲸吞下,国日贫,地日蹙,又使他认识到仅仅是身体好,尚不能雪耻,他开始思考救国图存的问题。

罗瑞卿入高小,正值五四运动以后,老师们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罗瑞卿深受影响。当时,他母亲正在给他妹妹缠足。他听到妹妹的哭声,便帮助妹妹将裹脚布解开,同时劝母亲不要再做这种歧视妇女、残害儿童身体的事。如此一来,他



的几个妹妹便再也没有裹脚。

在学校罗瑞卿并不是个用功的学生。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踢球、看戏、看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在游戏或打球时,他好胜心极强,输了不服气,不赢不罢休,常常玩得筋疲力尽才回宿舍。他看戏,无论是看川剧还是皮影戏,都非常投入。他的感情随剧情而转移,双手紧握,戏完了会攥出两手汗。他上课时,有时会因为已听懂或不太感兴趣而低着头看小说。但老师提问时,他往往能答出来,考试成绩也不坏。这要归功于他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才思敏捷。有一次,同学们去金台回龙场春游,至一古庙罗汉堂,罗瑞卿见一睡罗汉憨态可掬,便信口吟道:“一睡睡得好,万事皆了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由于对他的成绩无可指摘,对他上课看小说,老师们也就不怎么管了。



第二章 中学时代

1923年,罗瑞卿高小毕业(当时高小学制是三年),考入县立南充中学普通科。

南充中学的校长是张澜。张澜是南充人,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辛亥革命后,张澜先后出任四川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长。1918年初,由熊克武率领的滇黔联军打败川军,5月,张澜离川到达北京。张澜在北京期间,正逢五四运动,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同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邓中夏、张闻天等人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有所接触。他很赞赏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认为教育应与劳动相结合,并把它看成是培育人才的好办法。

1920年8月,张澜母亲去世,张澜回到南充,其时川滇黔军阀混战已经停止。张澜颇为赞赏“川人治川”、“联省自治”的口号,乃准备以南充作为四川自治的试验区,并组织成立了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当时南充驻军头目为贵州籍军阀何光烈,他在当地没有基础,为了能维持其统治,不得不仰仗张澜的威望,同意军政分开,确定军方只管征收捐税,不得干预县政。

张澜推行南充自治,很重要的方面是兴办教育。为此,他亲自担任南充县立中学和县立端明女子中学的校长。为了贯彻“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聘请了教务长张秀熟、袁诗堯,理化教员李鸣珂等人来任教。

张澜以及他聘请的这些教师都对罗瑞卿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罗瑞卿还拉了同学任白戈



(任煜)去看望年近八十岁的张澜。张澜高兴地说：“我能有你们这样的学生，感到十分欣慰。”朱德也是张澜的学生。有一次，朱德、罗瑞卿一起去看望他，并合影留念。张澜高兴地说：“你们才是我最杰出的学生。”



新中国初期，朱德（左）、罗瑞卿（右）与张澜合影

中有一个姓刘的，给商人当采买，认识城里小东街一个绸缎铺的曾老板。经姓刘的介绍，罗瑞卿便进了这家绸缎铺当学徒。罗瑞卿每天一早起来开火、卸门板、倒夜壶、打扫房屋、刷碗，一直忙到夜里，上门板，给师傅、师娘倒洗脚水，稍不注意就会挨打受骂。罗瑞卿打心里不愿意，但是父命难违，只得忍气吞声地干下去。在送罗瑞卿当学徒后不久，罗春庭夫妇又一手包办给他娶了一位姓林的姑娘为妻。对这桩包办婚姻，罗瑞卿很是不满，后来成为促使他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

罗春庭给儿子娶亲，虽然已告诉了鲜锦堂，但让儿子去当学徒，却没有告诉老丈人。一天，鲜锦堂清早从小东街路过，突然发现大外孙正在曾家绸缎铺门前扫大街，十分诧异，忙问是怎么回事。罗瑞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鲜锦堂听后

罗瑞卿入中学不久，母亲的病日益沉重，父亲罗春庭则依旧成天泡茶馆。家里的田地也快卖光了。罗春庭看到三家邻居都因为有儿子在商店当掌柜而赚了钱，便打起了罗瑞卿的主意，想让他去当学徒，这样家里就可以省下一张嘴，而且三年满师后罗瑞卿就可以挣钱养家了。由于罗瑞卿出生时难产，家里怕不好带，除了给他取名吉娃子、给他戴上银项圈外，还让他拜了几个当地称作保爷的做干爹。其

十分恼火,立即乘轿子下乡,来到罗家,把罗春庭叫出来,臭骂道:“你们干的好事!好了不起的曾大老爷,把我的外孙送给他去当学徒!你们不怕丢人,我还要我的老脸呢!”骂完便打轿回城,连女儿亲自煮的醪糟蛋都没有吃。

过了几天,鲜锦堂便把罗瑞卿接了回来并再度把他送入县立中学。他想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塑造外孙,于是,与外孙约法三章:一不准看鼓吹“异端邪说”的书刊;二不准参加任何党派;三要规规矩矩读书。如果违约,将停止经济供应。此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北伐战争之前。鲜锦堂所谓的“异端邪说”既包括主张民主与科学的民主主义思潮,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他所说的党派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

对外祖父的要求,一心想继续求学的罗瑞卿都应承了。由于缺课太多,他复课后改为旁听生。不久,罗瑞卿转入蚕桑班,除学习中学的共同课程外,主要学习养蚕、种桑、缂丝等专业课。发展蚕桑业也是张澜推行实业救国和南充自治中的重要内容。南充有传统的蚕丝业,张澜即因地制宜,设立实业所,推广植桑,派人去杭州、南通学习,同时在中学兴办蚕桑班。罗瑞卿学蚕桑,正是受到由张澜倡导的兴办实业潮流的影响。

罗瑞卿身材高大,交朋友讲信义,有一股豪侠之气。课外活动,凡踢球、演剧,他都是积极分子。和同学们外出吃东西,他总是争着会钞(付账)。因此,罗瑞卿深得同学们的拥护,被大家尊称为罗大哥。

罗瑞卿1924年复学后,本想履行同他外祖父的协定,但一入学便碰上了抗“佃当捐”(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十分之一作为捐税)的斗争。

20世纪20年代,在大小军阀统治下,四川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24年,自认为在南充已经扎下了根的军阀何光烈挖空心思,要征收“佃当捐”,佃田当物的契约都要由何光烈部收了捐盖了章才算数。何光烈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充各界的公愤。在南充中学校长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佃当捐”的斗争。一开始是上街宣传,接着就兵分几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出城过江,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达回龙场。同学们得知绰号叫“秦大狗”的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在一个茶馆打纸牌,便想马上去找



秦算账。罗瑞卿摆摆手,说:“大家一起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和另外两位同学闯茶馆,其余同学埋伏在茶馆周围,以防意外。于是,罗瑞卿一行三人拿着木棒,一直闯到牌桌旁,把秦同淮按在牌桌上痛揍一顿,直到秦同淮答应不再收捐才罢手。

听说学生打了收捐的委员,何光烈部官兵便砸了南充中学的校牌,还扬言要捣毁学校。学生会便组织同学们护校。何光烈还不敢同张澜闹翻,便找张澜要求查办凶手。张澜说,查是可以的,办则必须先找到凶手。何光烈要审判学生,张澜把自己的侄子张默生送去受审。何光烈无奈,慑于张澜的威望,且知道众怒难犯,不得不有所收敛,取消了“佃当捐”。

罗瑞卿参加抗“佃当捐”的斗争,违反了他与外祖父的约法三章,但一来这是初犯,二来把“佃当捐”反掉,鲜锦堂也得到了好处,因此鲜锦堂对罗瑞卿还只限于警告,让其“下不为例”。但是,罗瑞卿要冲破外祖父束缚的行动一旦开头,即已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下来的冲突是为了演剧。罗瑞卿是一个川剧迷,由酷爱川剧而爱唱京剧,再及当时叫作文明戏的话剧。罗瑞卿先是爱看,进而想自己演。开始是演古戏,进而演现代剧。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罗瑞卿参加了《孙中山之死》的演出,与同学任白戈扮演两兄弟。此剧讲兄弟俩如何冲破封建家庭,投奔国民革命军的过程。在当时,戏子属于下九流。好好的书不念,却去当戏子,鲜锦堂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去训外孙,外孙不听,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乃至砸东西,裂痕便一步步加大。

这时,在南充中学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公开的名义是国民党左派,秘密地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罗瑞卿作为班上推选出来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同师范班的代表任白戈、王义林等一起,读了《新青年》和萧楚女主办的《新蜀报》等报刊,思想都倾向进步。当罗瑞卿得知任白戈即将加入共青团时,他对任白戈说:“虽然我和外公有约在先,现在还不能参加共青团,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我和革命生死同心。”

这年秋天,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入川建立和整顿各重要市县党部。吴玉章到南充后,任白戈带罗瑞卿去拜访,吴玉章对他们说:“人生在

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出来,人人高兴。”这番话很对罗瑞卿的心思,他听得字字入耳。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同家人聊天时曾不无感慨地说:“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人就是吴玉章。”

当时,在南充中学,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也大肆活动,并同国民党左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一次,国家主义派诬蔑任白戈贪污了学生会会费,对任白戈进行围攻。罗瑞卿打抱不平,把桌子一拍,接着又跳到桌子上,拍着胸脯说:“哪个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理直气壮而又声若洪钟,加上身旁还有一群爱好体育的朋友,对方很快被罗瑞卿的气势震住了,只得逃跑。

罗瑞卿的这一举动虽然解了任白戈的围,但也把他的政治倾向公开化了。一不做,二不休,之后他索性置外祖父的禁令于不顾,同任白戈等一道投入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1926年,南充成立工会,他担任了工会举办的夜校教员。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他同外祖父的冲突。

这一年春节刚过,罗瑞卿刚刚几个月的最小的妹妹先长出了上门牙,而此时罗瑞卿母亲的病已越来越重。罗春庭请来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看到罗瑞卿的小妹妹先长上牙,就说这是挖坟的,不挖爹就挖娘。罗春庭便背着妻子和罗瑞卿,把这个小女儿丢到了街上。等罗瑞卿知道后再去找时,小妹妹已经给人抱走了。此事引起了罗瑞卿极大的愤慨。

把小女儿丢掉后,鲜氏的病不仅毫无起色,而且日益严重,终于在4月间吐血而亡。这个家对罗瑞卿已无值得留恋之处了,他决心出走。由于他最敬佩的两个教员李鸣珂、刘士训(均为共产党员)都是成都高等蚕桑学校毕业的,他也想去报考这所学校。7月初,他从学校回家,向罗春庭宣布他要出去。罗春庭跑到城里去找鲜锦堂,鲜锦堂不同意,不给路费。罗瑞卿为了筹措路费,便到姑母家里,对姑母说,他要进省城读书,将来可以做大事,要求姑母去找祖母,要点路费。他的祖母被说动了,她知道儿媳妇一死,大孙子不会待在家里了,进省城读书是一条出路。于是,第二天便带了些钱赶到罗瑞卿的姑母家。她问罗瑞卿:“到省里念书将来会不会做官?”罗瑞卿应付她说:“会。”听罢,祖母便高高兴兴地拿出十几块大洋,还有一点银子给了罗瑞卿。



临行前，罗瑞卿对他那位包办而结婚的妻子说，他要走了，不会回来了，让她以后另找婆家。

此时，鲜锦堂发现罗瑞卿要走，便让罗春庭把罗瑞卿叫到家，训了一顿，说罗简直是反了，同时派他的小儿子鲜玉府盯罗瑞卿的梢。一天，罗瑞卿约好同学郑培济一道走，鲜玉府发现后，要去拉。罗瑞卿沉下脸对他说：“小舅，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不客气了。”鲜玉府一看，一个对两个，不是对手，便回家报信去了。罗瑞卿他们怕有人追赶，就大步流星往成都走，每天要跑一百至一百二十里，实在跑不动了，就雇滑竿赶路。